

中译外国文学名著简写本



# 基度山伯爵

中译外国文学名著简写本

# 基度山伯爵

(法) 大仲马 著  
彼·德·博蒙 改写

李 军 译  
丁 雪 英 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A. Dumas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Adaptation en français facile  
de P. de BEAUMONT

基度山伯爵  
(法)大仲马 著  
彼·德·博蒙 改写  
李军 译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3印张 58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0册

---

书号: 10215.77 定价: 0.28元

## 内容提要

《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巨匠大仲马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作品情节曲折动人、脍炙人口，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

十九世纪初法国正处在王皇争位的状况。一七九二年被法国大革命处死的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当政了。拿破仑卷土重来，然后又失败了。

小说故事起始于拿破仑还朝的前几天。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原是马赛的一名优秀水手。在他即将提升为船长，要和未婚妻去登记结婚前几小时，突然被捕入狱。邓蒂斯被捕后，又被一个徇私枉法的法官下令投入死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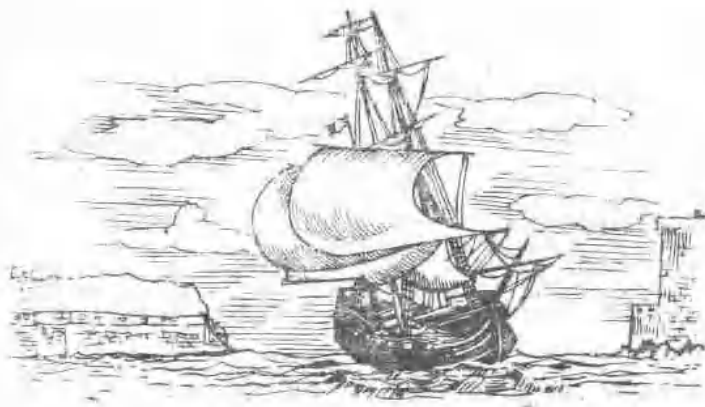
邓蒂斯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幸而得到一位好心的狱友协助，逃出了牢狱，并按照难友提供的线索到基度山岛找到了一笔巨额财富。邓蒂斯为了报恩复仇，改名为基度山伯爵，一一惩罚了他的仇敌，也一一报答了有恩于他的人。

小说通过邓蒂斯不幸遭遇对复辟王朝时期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谴责。

本书是根据彼埃尔·德·博蒙先生为法国少年儿童改写的简易读物译成中文的，故事叙述到主人公报了恩为止。

## 目 录

船到马赛.....	1
父与子.....	6
美茜蒂丝.....	9
信.....	14
婚筵.....	16
德·维尔福先生.....	19
伊夫堡.....	24
摩莱尔先生.....	29
恼怒而发狂.....	32
墙中之声.....	35
地洞.....	39
法利亚长老.....	43
长老的房间.....	46
可怕的病魔.....	49
宝藏.....	52
第三次发作.....	57
伊夫堡的坟场.....	60
狄波伦岛.....	63
阿美里青年号.....	65
在地中海上.....	68
基度山岛.....	71
黄金自天降.....	74
一位英国富翁.....	78
布盖尔客栈.....	80
摩莱尔公司.....	33



##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摩莱尔公司的一艘船“埃及王号”向马赛<sup>1</sup>港口缓缓驶来，慢慢地向码头靠近。码头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一个人对旁边的人说：

“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了。”

听到这话，一个人立即跳进小艇，命令艇上人送他到“埃及王号”。

“埃及王号”船头上站着—个青年，约莫二十来岁。他身材瘦长，头发乌黑，长着一对黑色的眼睛。他仪表朴实，镇定自若，—见小艇到了，就脱下帽子致礼。

那人在小艇上喊道：

“呀！是您啊，爱德蒙·邓蒂斯！出什么事了？”

年轻人回答：

---

<sup>1</sup> 马赛是法国第二大城市，最大的海港。

“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黎克勒船长在三天前去世了。”

“那船上的货物呢？”

“货物都安全，您会满意的。但那可怜的黎克勒船长……”

“他是掉进海里了吗？”

“没有，是得了很厉害的热病死的。”

“唉！我们早晚都要死的，年轻人可以接老人的班嘛。”

“也许是这样的，先生，但他的死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幸了。”

邓蒂斯说完走向船头，发出命令，然后又回到小艇的上方，说道：

“请原谅，先生。我们刚经过伊夫堡<sup>1</sup>，马上就要进港了。我还有事要办。不过我看见邓格拉司先生过来了，他负责押运货物。他会告诉您要知道的一切。现在请您抓住这根缆绳上来吧。”

摩莱尔先生抓住绳子，登上了船，碰见了邓格拉司。这人有二十五、六岁，满脸横肉，不正眼看人。

“摩莱尔先生，您已经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事故了吧？”

“是，是的。可怜的黎克勒！他是个多么好的船长！”

“他当了一辈子水手，为您们父子都效过劳。很难找到

---

1. 伊夫堡是建筑在地中海一块岩石上的城堡，位于马赛南边三、四公里的海面上，一八一五年时用作监狱，关押犯人。现在已经成为马赛一个古迹供游人参观。其中有一死牢，传说曾关押过基度山伯爵。

一个能顶替他的人。”

“是吗？”摩莱尔先生问道，眼睛却盯着邓蒂斯。

邓格拉司恶意地扫了年轻人一眼，随后说：

“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却很自信。”

“我认为不必等到年老了才能当指挥。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要别人指点，就已经很内行了。”摩莱尔先生称赞说。

“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竟自作主张发号施令了，”邓格拉司不满地说，“他刚代职就在厄尔巴岛<sup>1</sup> 耽搁了一天半。”

“他负责这艘船的指挥是对的，但耽搁了一天半的航程是不好的，不过也许是需要修船吧？”摩莱尔先生问。

“船没有毛病，摩莱尔先生，不过是为了上岸玩玩，就浪费了一天半的时间。”

“邓蒂斯！”摩莱尔喊那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年轻人回答，“我还有点事要吩咐一下。”他下完命令后就走过来，问：

“我想，您是在叫我吧？”

邓格拉司向后退了一步。

“您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船？”

“为了执行黎克勒船长的最后一道命令。他临终前，给了我一个包，要我把它送给拿破仑皇帝。”

摩莱尔四下看看，见没人，便低声问道：

“您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见到了。”

“他好吗？”

---

1. 厄尔巴岛位于地中海，在亚平宁半岛同科西嘉岛之间，现属意大利。



“我看他身体很好。”

“那末，他对您说什么啦？”

“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从哪儿来的，装的什么货。如果这艘船要拍卖的话，我肯定他很想买下的。我告诉他，‘埃及王号’不是我的船，而是您的——摩莱尔先生的。他便对我说：‘哦，哦，我知道这家人。一七八五年，我的联队里也有一个姓摩莱尔的人。’”

“对呀！”摩莱尔先生说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邓蒂斯，您碰到我叔叔时，一定要告诉他，说皇上还念着他呢，您会看到他掉眼泪……您做得对，邓蒂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停船……但要是让人知道您给拿破仑皇帝捎过一封信，警察会把您关进监狱的。”

“为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给皇帝带的是什么东西，而且，他不过询问了我一些有关船的事情嘛。我现在得去做些新的安排。我可以走了吗？”

“好吧，去忙您的事情吧，亲爱的邓蒂斯。”

年轻人一离去，邓格拉司就挨过来说：

“哦，看来他有充分的理由对您说明他为什么在厄尔巴岛靠岸了。”

“对，有很充分的理由，邓格拉司先生。他是在尽职，是黎克勒船长命令他这样做的。”

“黎克勒临终前还托他转给您一封信。他把信给您了吗？”

“给我信？没有呀！是一封信吗？”

“是的，除了一包东西外，还有一封信。”

“您怎么知道有一包东西的？”

邓格拉司脸红了。

“我经过船长室门口时，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邓蒂斯。”

“他没跟我说起这事。”

“那末，摩莱尔先生，是我弄错了。”

这时，邓蒂斯回来了，邓格拉司又往后退了几步。摩莱尔先生对邓蒂斯说：

“爱德蒙，同我一道去吃晚饭好吗？”

“摩莱尔先生，请您原谅。我要回家和父亲一起吃晚饭。家父年迈，生活极其贫穷，我一直很挂念。”

“您真是一个孝顺儿子，邓蒂斯。”

“您知道他身体好吗？”

“我想不错吧。不过我很久没见到他了。”

“是的，他总是不离开自己的小屋子。”

“可能他什么都不缺……”

“我爸爸除了上帝之外，是不会向谁去要东西的。”

“那明天，我请您吃午饭吧。”

“我还得请您原谅，摩莱尔先生。明天，我还得去看望另一个人呢。”

“真的，邓蒂斯，我把美丽的美茜蒂丝给忘了。她也在等着您呢。去吧。不过，请告诉我，黎克勒船长在临终前，托您带信给我吗？”

“他那时已经不能动笔了，先生……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您能准我半个月的假吗？半个月就行了。”

“您打算举行婚礼吗？”

“是的，然后还得去巴黎一趟。”

“好，随您自己安排吧，邓蒂斯，只要三个月内回来就行。‘埃及王号’没有船长是不能起航的呀。”

“没有船长！您要任命我当‘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为什么不这样呢？”

“噢，先生！”邓蒂斯一面拉着摩莱尔的手，一面说，“谢谢您。”

“好了，好了，爱德蒙。到令尊那儿去吧，去看看美茜蒂丝，然后再来见我。”

“我送您上岸好吗？”

“不用啦。我还得留在这儿，和邓格拉司一起处理一些事务。这次航行中，您对他满意吗？”

“这个人和我没交情，不过，我认为他的工作干得不坏。”

“告诉我，邓蒂斯，您要是当了‘埃及王号’的船长，您乐意留用邓格拉司在船上吗？”

“只要您对他满意就行。”

“邓蒂斯，您是一个好小伙子。去吧！我不想再耽搁您回家去看令尊了。”

年轻人跳上一只小艇。摩莱尔先生友好地目送着他，直到他穿过码头。站在船主身后的邓格拉司也在望着，但目光是不友好的。

## 父与子

邓蒂斯沿着卡纳比埃街<sup>1</sup>走着。他绕过诺阿衣广场，折入一条小巷，迅速登上黑洞洞的楼梯，直到五层的小房间前停住。房门开着，他父亲就住在里面。

1. 卡纳比埃街是马赛最有名的大街。

老人这时还不知道“埃及王号”到来的消息。他正站在椅子上，用线绳绑扎着花盆里的花枝，突然觉到两只结实的臂膀抱住了自己，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叫道：

“爸爸！好爸爸！”

老人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见是儿子回来了，便扑到他的怀里。他闭上双眼，脸色苍白。

“爸爸，你生病了？”邓蒂斯问。“我回来了，我们要过好日子了。”

“啊！那我真高兴。难道你不再离开我了吗？”

“我还得再走，爸爸。”

“你还要离开我，那还谈得上什么好日子？”

“那位好心的黎克勒船长死了，我真难过。摩莱尔先生告诉我，我就要成为‘埃及王号’的船长了。你明白吗，爸爸？二十岁就当上船长，薪水又很高，象我们这样的穷人还能指望得到更高的东西吗？”

“是的，我的儿子，是的，”老人说，“这很好。”

“我当船长后，要用挣的第一份工钱给你买一幢小房子，还带有一个小花园，你可以种种花……可是，你怎么啦，爸爸？你好象不舒服吧？”

“没什么。”

“喝杯酒，吃点东西，你就会好的。你的酒放在哪儿？”

“家里没有酒，也没有吃的了。不过见到你，我就什么也不缺了。”

“爸爸，三个月前，我走时给你留下四百法郎。我当时想，这足够维持到我回来了。”

“是的，是的，爱德蒙，是这样的。但欠邻居卡德罗斯的一小笔钱，你走时忘了还，他说让我还他，不然他就要向

摩莱尔先生讨去。你要明白，我担心摩莱尔先生会对你印象不好。”

“真的！我欠卡德罗斯两百多法郎。不过，他对我说他不急需，过一段时间还他也行。”

“他向我要二百六十法郎。”

“那你就是从留下的那四百法郎中抽出来还给他的吗？”

老人点了点头。

“三个月来你就靠一百四十法郎过日子，为啥要这样呢？”

“我不是对你说过……只要你回来了，”老人哭着回答，“一切就好了。”

“不错，我是回来了，还带回了钱。瞧，爸爸，拿着，拿着。”

年轻人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有十来块金币和五六块银币，在桌子上滚着。

“爸爸，”爱德蒙又说，“我再也不让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了，我去雇个人来伺候你。瞧，来人了。”

这时，卡德罗斯走了进来。这个人约莫二十五六岁，长着黑胡子。他说是来看老朋友邓蒂斯的，实际上他是邓格拉司派来，想要搞清年轻人是不是真要被任命为“埃及王号”的船长。

卡德罗斯套爱德蒙的话，说了一阵，便下楼去见正在街角等他的邓格拉司。

“怎么样，”邓格拉司问，“他对你说什么了？”

“他很有把握当船长。用不了多久，我就高攀不上了。”

“他还没当上船长呢，而且，假如我们想干的话，他马上连水手都当不成！”邓格拉司低声说。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不过自己说说而已。他还爱那个漂亮的美茜蒂丝吗？”

“是的，但他现在还不是她的丈夫，就象他现在还不是船长一样。每次她进城时，总是弗南陪着，这小子身材魁梧，长着一对黑眼珠，皮肤褐中透红，她管他叫表哥。”

“走，到里瑟夫酒馆喝一杯吧！我们一定会打听到一些情况的。”

## 美茜蒂丝

卡德罗斯和邓格拉司在里瑟夫酒馆门口的一棵树下的桌子旁坐了下来。

在百步以外的一座破房子里，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她的头发黑如乌玉，眼睛大而温柔。姑娘手里拿着花束，正把花瓣一片一片地撕散在地上。

一个二十出头的高个青年，脸上带着怒容，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美茜蒂丝，”小伙子说，“又快到四月了，这该是我们结婚的好日子，回答我吧。”

“我已经回答过你一百遍了，弗南。你认为还不够吗？我爱爱德蒙·邓蒂斯，只有他才能当我的丈夫。”

“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弗南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说：“要是他死了呢？”

“他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他要是把你忘了呢？”

“美茜蒂丝！”屋外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喊道，“美茜蒂丝！”

“啊！”姑娘叫着，“你瞧，弗南，他没忘记我，他来了！”她冲到门口，喊：“爱德蒙！……我在这儿呢。”

弗南向后退去……

爱德蒙和美茜蒂丝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沐浴在阳光中，忘却了一切。



忽然，爱德蒙看见弗南那张隐在阴影里苍白的脸和充满怒气的眼睛，说道：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人。”他转向美茜蒂丝，问道：

“这位先生是谁？”

“他将是你最好的朋友，邓蒂斯。他是我的表哥，就象我的哥哥一样，他叫弗南。除了你，邓蒂斯，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不记得他了吗？”

“不，我还记得！”爱德蒙说道。

他左手仍握着美茜蒂丝的手，右手伸向弗南。而弗南只是用手指头碰碰他的手，然后便跑出去了。

“喂，喂！弗南！往哪跑？”一个声音喊道。

弗南停了下来，看见卡德罗斯和邓格拉司正坐在里瑟夫酒馆里的一张桌子旁。他颓然地坐到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我看你象疯子似地奔跑，所以叫了你一声，我真为你担心，你去跳海自杀吗？”卡德罗斯问。

弗南没有吭声，双手抱头，伏在桌上。

卡德罗斯继续说道：

“得了，把头抬起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邓格拉司。邓格拉司，这是弗南。弗南是马赛屈指可数的好渔夫，是那漂亮的美茜蒂丝的表哥。美茜蒂丝就是爱我朋友邓蒂斯的那位姑娘。”

“什么时候办喜事？”邓格拉司问。

“噢！还没日子呢！”弗南答道。

“婚礼一定会举行，就如同邓蒂斯一定会当上‘埃及王号’的船长一样。”卡德罗斯又说，“是不是，邓格拉



司？”

邓格拉司望望卡德罗斯，知道他已喝过量了。他没有答话，而是把酒杯都斟满，说：

“好，让我们为漂亮的美茜蒂丝的丈夫，爱德蒙·邓蒂斯船长的健康干杯！”

卡德罗斯用晃晃悠悠的手把杯子举到嘴边，弗南则把杯子里的酒洒在地上。



卡德罗斯放下杯子，望着对面的大路说：

“唉！唉！唉！我发现那边有啥事，弗南，你看看吧，你比我眼力好。我喝了酒，眼睛发花，好象是两个人……他们还手挽着手呢！天哪！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望着他们，他们在拥抱呢！”

邓格拉司不怀好意，紧紧地盯着弗南的脸，问：

“你认识他们吗，弗南先生？”

弗南低声回答：

“认识，是爱德蒙·邓蒂斯先生和美茜蒂丝小姐。”